## 序

大帅的第一个哲普小册子悄无声息地连载完结了，我没有给它足够的重视，一直将它放在次要位置，实在是惭愧——况且大帅也是在我的要求下写的。

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完成了第一哲学的转向——从形而上学到知识论，当然这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已经过时了，只是知识论目前看来更加“实用”。知识论是可以明显进步的，但是形而上学往往有独断论的嫌疑，我们一般无法说明谁的理论更加高明。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互相割裂的，只是各有侧重吧，著名的康德的知识论（先天综合判断）与形而上学（物自体）就是紧密联系的，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说到康德，这本书可以作为康德哲学的导论（一个粗浅的导论，大帅如是说，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太多接触过康德），因为其中有学习康德需要用到的基础性的内容，对概念的把握虽然不需要过于死板（大帅希望你们不要过多关注理论的名号），但是明晰概念的意味是必要的——比如知性与知觉。

这本书被我命名为《知识论入门》，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知识论的简介，更因为这些知识论的基础在我看来是接触哲学的基础，先了解一些知识论的知识可以防止误入歧途——这也是我要求大帅首先写作知识论简介的原因。

《知识论导论》花了一学期的时间完成，大帅是以路易斯·P·波伊曼的《知识论导论》为底本，结合知识论和科技哲学这两门我们的专业课程的内容写就的，虽然如此，还是花费了好多功夫。这本书详略得当、简明扼要，同时也有作为哲普书的一些优点：通俗易懂、启发性强。我对他的作品还是满意的，我们也承认有好多瑕疵，不过相信大帅会做的更好。

## 知识与真理

上次我们已经了解到知识论是做什么的，这次我们就来明晰一下几个基本的概念。我希望我们能发现新的东西。

首先，我们跟着波伊曼回顾“知识(knowledge)”这个词。

波伊曼认为，“知识”有三，即我们能够“知道(know)”的那些东西：

熟悉的知识。比如，我知道（了解）马云（或淘宝）。

有能力的知识。比如，我知道如何在淘宝上买东西。

描述（或命题）的知识。比如，我知道马云是淘宝的创始人。

以上就是我们称为“知识”（或声称我们知道）的东西，我自己似乎再找不出还有其它的什么。

“知识”导致我们需要“真理”（即正确的知识）。那么“真理”怎么来呢？我们在这里介绍几种真理理论。

符合论。我说马云很有钱，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融贯论。我说我们用淘宝买东西需要花钱，结合我们已知买东西需要花钱，所以我说的是对的。

实用论。淘宝现在的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它现在可以说是很成功。

你可能已经发现实用论的主张有些不妥了。确实，它似乎在说：胜利即正义。我们同样审视一下融贯论，它很依赖一种因果关系，我们首先得确认“因”是正确的（在这里还不需要涉及到对因果论的怀疑）。

相比而言，符合论就很靠谱了，事实上它是现代自然科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我们相信自然科学，因为它能够被证实，特别是在它对未来的预测中的证实。

牛顿的力学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它是因为我们身边总会发生符合牛顿力学的事情。但是天文学家发现它对天王星不起作用了，于是他们发现了海王星，这也是牛顿力学的功劳。

那么爱因斯坦是怎么对待牛顿力学，这个之前的科学的呢？我们换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因为我不了解相对论。

比如说，世界上有一百只天鹅，我已经找到了其中的99只，它们都是白色的。我声称，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大家都相信我，因为99只天鹅都是这样的。而那只天鹅也有大于99%的概率是白色的。

但是这个时候有个可恶的人，他带来了第一百只天鹅，那只天鹅竟然是黑色的（我们假设这只黑天鹅是一个有效的样本，并不是由于非正常原因使它成为黑色的）。

于是我的理论被摧毁了（运气好的话可以被允许修正为“世界上大多数天鹅都是白色的”）。同理，爱因斯坦事实上摧毁了牛顿的理论，而不是把它包含在自己的体系内。

符合论本质上是一种归纳，但是如果太阳没有毁灭，我们是不能极其严格地说“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到所有的情况。

这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怀疑，看起来是无理取闹，刻意刁难。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使得自然科学的依据更稳固，这就是哲学的工作之一。

所以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在于它可以被证伪，而非证实。

既然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次怀疑，下一次我们谈怀疑论。

## 怀疑论

怀疑论有很久远的历史，我们所说的怀疑论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而且有了很大的影响力。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怀疑就可以导致怀疑论。

怀疑论是对独断论的不满，古希腊晚期斯多葛学派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信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好多地方并无法得到证明。就比如说，我认为上帝存在，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证明，这就是一种独断。

学园派是柏拉图的继承者们，他们面对斯多葛学派走向了怀疑论。他们贬低了柏拉图的相论（因为这也是一种独断论），重新返回到苏格拉底的不可知论（苏格拉底的对话经常是没有结果的），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后来的皮罗更要激进，他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知识”。

古代的怀疑论者其实是想对一些不能证明的问题“悬置判断”，不理会这些不可知的东西和乱七八糟的教条，以达到心灵的宁静。而后来的怀疑论者却把我们从梦中惊醒。

近代的笛卡尔把怀疑论作为一种方法，他认为我们的感觉经验是不可信赖的。他想象有一个可恶的恶魔，一直在欺骗他，使得他做出好多错误的判断，甚至是数学判断。

想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就是现在，你在看我的文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梦里，如果不是，你又怎么证明，掐一下自己就可以吗？或者，你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大脑，装在一个瓮里，外边有东西一直向你输入一些感觉，让你“看到”、“听到”其它的东西。再或者，你又如何知道你不是楚门？

不要紧张，这些只是遐想。但是笛卡尔迫切想要找到一个不能怀疑的东西，以此来作为整个知识大厦的基础。

他想到，如果他在怀疑，他就不能否认他的存在，不存在的人怎么怀疑呢？这就是“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最终是失败了，他没能从“我思故我在”推导出太多的知识。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达到不可怀疑的形而上学，但是另一位怀疑论者，相信形而上学要被怀疑论摧毁。

休谟假设我们所有的信念（或观念）都是由内在和外在的印象——情感和知觉所造成。但是我们不能走到印象背后去检验世界是否实际像我们所经验的那样，所以我们永不能知道我们的印象和观念何种程度类似与世界（假设有一世界在印象之后）。休谟进行论证说，既然我们的所有信念都建立在这些不确定的印象之上，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形而上学知识。我们甚至不能把我们对因果、归纳法、物质、自我、上帝存在或自由意志的信念追溯至想象。因此，它们缺乏证成，我们缺乏它们的知识。

因与果：休谟指出，我们关于因果性的推论是来源与经验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必然性。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只是出于我们的习惯（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我们只是因为两件事情时空相近，并且经常同时发生，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是必然的吗？

归纳法：之前已经提到过归纳法，归纳法的成立需要自然齐一，即证明未来将类似与过去。后来罗素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只火鸡发现每天一个特定时间主人都会来喂食，无论天气如何，它渐渐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主人每天这个时候来喂食。圣诞夜前夕，主人又在相同的时间来了，小火鸡兴高采烈去吃食，没想到自己变成了食物。那么，归纳法是有效的吗？

自我：我们的自我观念是怎么来的？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何以被当作同一个人？写《阿里巴巴批评》的那个人和写《知识论入门》的人是一个人吗？休谟认为，自我是连续不断的知觉，是记忆让你成为你。

对于上帝存在和自由意志的怀疑就不在赘述。

休谟提出的问题引起了轩然大波，好多人前仆后继，希望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完满地解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知识都是不可信的，我们还是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维也纳学派对休谟问题的些非正面的解决也很有说服力。

怀疑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即主张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知识。知识论目的之一就是与怀疑论进行辩论——或者打败它或者承认它的力量……哲学反思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知识，但我们必须行动好像我们确实行动一样。我们不能像怀疑派那样生活。

## 你以为你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吗？

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到了一个杯子，它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在我眼中也是那个样子吗？或者说，我眼中的红色和你眼中的红色是一样的吗，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红色？

还是那个杯子，因为它是金属的，所以在灯光下你看到有些地方是白色的，但是你换个位置看，情况又不一样了。

这些问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问同一个问题：真实的现象和我们的知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般认为，我们的知觉直接处理独立的物理对象，即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常识。

遗憾的是“朴素实在论导致物理学，而物理学如果是真的，它将表面朴素实在论是错误的。因此朴素实在论如果是真的，则它是错误的；因此它是错误的”。朴素实在论就是我们常识导向的这种观点，我们甚至不需要过多求助于科学就能否认它，我相信你也做到过这一点。

于是我们有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我们知觉的对象是一些来自物理世界的感觉材料，比如光，正是因为光我们才看到了不同的颜色。这种理论被称为表象论（我希望这些名字在你看来是不重要的）。

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洛克，就是那个你知道的洛克。洛克认为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白板说），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经验论）。外在世界的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我们知觉到它们给感官留下的印象，由此来达到认识。

他区分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一性质是我们可以正确感觉到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它本身，比如体积。第二性质只是一种能刺激我们感官的能力，比如颜色，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反射光线的能力（关于第三性质的就不再赘述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洛克思想的问题，我好像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但是贝克莱不同意。

贝克莱是一个彻底的唯心论者（不代表洛克是唯物论），他提出，物理世界压根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的心灵），物理对象只是心灵事件。这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也许你会说这种说法毫无立足之地，我没有感知到的就不存在了吗？事实上，总有感知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感知到月亮的背面，但是如果我们到达那里，我们还是可以的；更何况，还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一直在看着所有的东西。贝克莱这种观点被称作现象论，他和洛克的分歧是物理世界是否实在。

贝克莱的看法也是有缺陷的，在他们之后也引发了好多争论，到现在还是没能得出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答案。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有人提出了回到直接实在论，但是他们的回归并不是一种消极的退缩，他们有更多的考量。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我建议我们可以像早期怀疑论者那样，悬置判断，不去理会这个问题，而是清醒地接受直接实在论。

上一节提到的笛卡尔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他只是把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知识大厦，用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这种立场。

## 葛梯尔问题

之前我们已经谈论过知识是什么，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知识是什么吧！

一般我们把知识定义为有证成的信念（某人知道某个真的命题，并且他的这个信念是得到证成的），据记载是柏拉图第一个提出了这种说法。

这一定义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一位为了职称的学者漫不经心地发表了一个短文。

他在这篇不到三页的短文仅仅是对这个长久被认可的定义提出了两个反例，为了方便，我们对这两个反例进行不损害的改写：

阿飞和老麦都想得到我的选票，我告诉阿飞我不看好他，并且他知道老麦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选票。阿飞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得到我选票的那个人也得到了那个人的选票。

可是最后我投给了阿飞，而且我得知原来那个人也投给了阿飞，尽管阿飞并不相信。阿飞因此认为他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

我们能说阿飞之前知道“得到我选票的那个人也得到了那个人的选票”吗？

我告诉老麦我是阿飞煮酒的创建者，并且给他看了公众号的后台，让他相信了这一点。他相信我说的，并且得出结论，我在运营阿飞煮酒。事实上我骗了他，是阿飞创建了煮酒，我给他的证据是不足的但是让他信服。但是他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能够说他真的知道“我在运营阿飞煮酒”吗？

这两个反例有共同点，虽然阿飞和老麦都得到正确的结论，都是有证成的信念，但是他们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

葛梯尔就这样通过这两个反例动摇了这一对知识的定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反例只是证明以往的定义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一篇漫不经心发表的短文在知识论界掀起了大风浪，越来越多的知识论学者投身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潮中去，提出了大量的方案，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完美完成这个任务。

或许给知识下一个完美的定义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精益求精还是有意义的。

## 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

上一节我们了解了传统知识的定义：有证成的信念。如果我问你怎么知道给《当幸福来开门》写了很棒的影评的是阿飞呢？你可能会告诉我署名是他。我可能会追问，为什么署名是他就是他写的呢？你可能会给出进一步的回答。

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我们在有些时候会有更好的追问，这涉及到知识的回溯。一般而言人们对某个知识并不是直接证成的，往往基于对其它知识的把握。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追问，我们可能会得到以下四种结果：

A←B←？ 我们追溯到一个未被证成的信念

A←B←C←…… 找不到最后的信念（无穷后退）

A←B←C←A 我们饶了个圈子又回到原点（循环论证）

A←B←C，C是自明的 我们成功找到了一个最终的信念基础。这个基础是无需证明的

大部分哲学家们是比较乐观的，他们一般认为事实不是3就是4，3是一致主义的立场，4是基础主义的。

大多数知识论者采取基础主义的立场，他们主张，有一些自明的第一原则，从它们出发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知识（我们现有的知识也可以回溯到它们）。笛卡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在怀疑论那个小节谈到笛卡尔，他满怀希望地想要从“我思故我在”推导出全部知识。他认为，知识的获得有两种：直观和演绎推理。虽然最终他失败了，但是这绝不说明基础论是不可行的。

不过我们还是会对这种理论产生怀疑，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尚未证成的，但我们依然相信它们。一致主义很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致主义，也被称为融贯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在第一节就见过了。它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一种内在一致，真理存在于绝对的知识体系内部。上面提到的3的路径是一种线性融贯论，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链条不仅仅是一条线，而更像一张网，不同的链条总会有一些部分是相交的，整体融贯论就是这么设想的。

你恐怕不会接受这种危险的理论，因为它似乎表明，我们并不真正拥有任何知识，我们只是求助于知识间的互相证明。我想你不愿意见到两个罪犯在法庭上互相开释。

这两种理论的支持者进行了漫长的复杂的争论，任何一方都不能完满解决它们面临的问题。好多知识论者选择了一种温和的知识论，他们借鉴了融贯论的一些积极因素，我想你应该能设想出这种理论。尽管如此，这种理论还是有缺陷的。

顺便一提，维特根斯坦是接受1的，这就是比融贯论更彻底的怀疑论了。

证成理论还有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争论，由于过于复杂艰涩，在这里就不在赘述了，下一节我们介绍一种调和的理论。

## 自然化的认识论

知识论的任务是为人类的理性认识寻找依据，这无疑对科学研究有一种指导和检查作用，所以有一种说法：“哲学指导具体科学”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现代有一位哲学家指出：“哲学与科学在一条船上”，这就否认了哲学自身飘渺的优越感。

奎因是分析哲学大师卡尔纳普的学生。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在英美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主张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希望通过分析语言来解决它们。其中卡尔纳普等人企图用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来替代日常语言来作为科学中的陈述，目的是消除日常语言带来的谬误。

遗憾的是，尽管卡尔纳普耗尽了毕生心血，这个宏大的工作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的学生奎因在这次失败中似乎看到了知识论的将来，他提出一系列主张，为传统知识论敲起了丧钟。

知识论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自然知识或科学的基础？奎因的老师把这个问题转化为说明观察语句和理论语句之间的关系。奎因更进一步，他直接诉诸单个人的学习过程，问：一个人是怎么掌握这些知识的？这就使得知识论问题转化为心理学问题。

当我们开始学习数字时，或者当你教一个小孩1、2、3时，你总是指着书上的图片，告诉他或她，1只萝卜、2只萝卜、3只萝卜。我们的知识总是这样学到的，而不是像柏拉图和康德所说的那样先天就有（下一节我们会作为附录谈到这个问题）。人类的知识总是学习来的，而学习总是与语言相关的（一切认识都与语言相关，这也是分析哲学的合法性）。

奎因事实上逃避了“获得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求助于达尔文。

根据自然选择原理，如果自然并不使我们具有大多真的信念，那么我们将不存在。

达尔文在知识论上，甚至在哲学上好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要轻视他的理论。

我们看到，知识论的任务被心理学——一门科学褫夺（褫夺是一个哲学家们，或者说翻译家们喜欢的词）了。哲学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就像哲学曾经被称为“神学的婢女”，现在又被奎因唤作“科学的女仆”。

就这样，奎因构建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认识论：我们所有的知识，就像一个力场，科学与哲学就只是它的部分。这个立场在边缘与经验接触，“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越是在场的内部，越是容易产生谬误。

奎因的模型是很理想的，我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他。事实上尽管他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还是不能完美应对传统知识论的责难。

也许奎因是对的。分析哲学令我感到无聊，现代的哲学家们总是用一种科学化的方式来研究哲学（或许只是我的误解），哲学没有了旨趣。相信你也能在我这个小册子里感受到这一点：他们总是吹毛求疵（虽然是为了严谨），我更愿意叫他们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奎因之后，知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理论。它们在我看来也是越来越枯燥的，我更倾向于在奎因这里结束——也许对有些朋友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 附录：先天知识

美诺：苏格拉底，当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你将如何追求它呢？

苏格拉底：人不能探求他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它，就没有必要去探求它——人也不能探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要探求什么。——《美诺篇》

苏格拉底叫来一位没受过教育的奴隶，画了一个正方形，让他做出两倍的面积；通过问答，虽然有几次失败，但他还是做出来了——整个过程苏格拉底没有告诉他任何东西。

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说，“他是用他的回忆力量做了这种进步”，他先天拥有几何学的知识，苏格拉底所做的提问只是一种精神助产术，帮助他唤醒早就被灵魂所知的知识。

这里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知识是先天的，我们很容易能够发现漏洞，但是更多的是启发。近代的好多哲学家，包括笛卡尔、莱布尼兹等人都主张我们拥有一些先天知识。

但是，经验论者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洛克就反对天赋观念，他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知识。

康德试图调和唯心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矛盾，他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产生出来”，这就是先天知识；他还区分了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由此我们产生了四类知识：

|  |  |  |
| --- | --- | --- |
|  | 分析 | 综合 |
| 先天 | 同语反复等 | 数学、形而上学等 |
| 后天 | （无） | 经验陈述 |

先天分析知识——其实就是分析知识，因为不存在后天分析知识，是谓词被包含再主词里的，比如“所有的母亲都是女人”、“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没结婚的”，事实上是一个语言游戏。

康德最重要的想法是先天综合知识，这种知识的起源是经验的，但是却不产生于经验，是我们的直观形式告诉我们的——这涉及到康德知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人为自然立法，我们的认识是我们的知性对感性杂多进行处理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印象”。

时间、空间（时间是先于空间的）、因果性是我们的先天直观形式，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感性形式来看待我们的外部世界的。比如数学，虽然根本上来源于经验，但是也是有了我们的直观形式才得以可能的（我需要承认在写作上一章的时候我误解康德了），我们需要先经验到可以产生数学的东西，才能抽象出数学，在这之后我们可以脱离经验去谈数学，微积分就得以可能。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时空从来不是固定的客观的，康德虽然没有预言到这一点，但他用新的视角来看时空，并且肯定时间的第一性。

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知识论的精巧，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好多缺陷。奎因直接指责综合与分析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其实是模糊的。他的指责是对的，在他之后又有更多的打击性的指责，证明康德的理论也不是很完美的。

到底有没有先天知识，这个我们暂时无法得知。知识论领域还有好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你怎么确认其他人也有自由意志，他们不是一个只服从于你的故事的演员？记忆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记得一些并不真实的事情？

关于知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